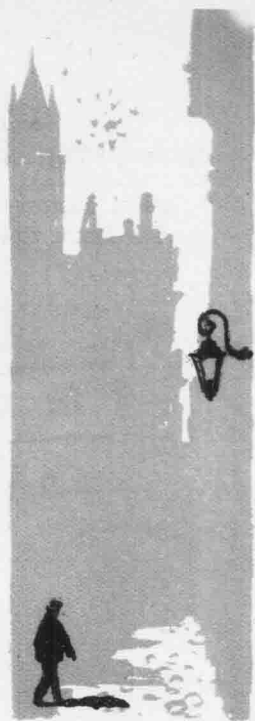


# 冬天記的夏天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滿濤譯



冬天記的夏天印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ЗИМНИЕ ЗАМЕТКИ О ЛЕТНИХ ВПЕЧАТЛЕНИЯХ

据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ТОМ 4.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6) 译出。

封面画: 柳成霖

冬天記的夏天印象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675 字数 5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5}{16}$  插页 2

1962 年 9 月 北京 第 1 版 1962 年 9 月 北京 第 1 次 印刷

印数 01—4000 册

定价 (3) 0.28 元

## 前 記

这本小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六二年夏天游历德、意、法、英等国以后写成的。

本书采取游記的体裁，看到什么事情就随时发表一些議論，因此，作者的意見在这里表露得很多，很明显。我們在讀这本书的时候就不得不特別注意，把其中比較精辟的意見和混雜在一起的糟粕区别开来，給以不同的評价。

在这本书里，特別吸引人的地方是作者批評英、法等国资本主义文明的那几章。他在“巴尔神”一章里把资本主义統治比作猙獰可怕的凶神恶煞。英国一向以燦烂夺目的物质文明来自豪，可是作者却在高楼大厦的旁边看到了飢餓、酗酒、赤貧、卖淫、愚昧，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产生的种种殘酷不合理的現象。作者通过畸形繁荣的表面，发掘了腥臭腐爛的脓疮，用简单的几笔就給讀者勾勒出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整个资本主义人吃人制度的縮图。

他对拿破仑三世治下资本主义法国的批判，也是相当有力的。他揭露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

愛”口号的虛伪性，通过許多具体事实，說明资产阶级窃取了法国革命的果实，“自由、平等、博爱”云云只是他們用来装璜門面的漂亮的空話。作者嘲笑了当时在法国实行的荒謬可笑的警察制度，为了自私的利益不惜把父亲出卖的拜金狂的風气，荒淫无耻的男女关系，渾渾噩噩平庸无味的市民生活等等。他对资产阶级虛伪的議會制度更是作了深刻的諷刺。他批評的范围很广，举凡司法、議會、宗教、婚姻、文学戏剧以及風俗习惯等各方面，差不多都涉及到了。他的文笔辛辣而又含蓄，旁敲侧击，往往令人啼笑皆非。

可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他对西欧资本主义文明的批評，常常是和反动的斯拉夫派說教混揉在一起的。他站在偏狹、反动的斯拉夫派的立場上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在西欧，“所有的人都是私有者或是想成为私有者”，从而抹煞了新兴的工人阶级运动，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他认为，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要有所謂“博爱的、爱人的原則”，而这种超阶级的“原則”仅仅存在于俄国人的天性里面。这样，他就投到宗教和沙文主义的怀抱里去，认为只有皈依俄罗斯正教才是唯一的出路。

他对蔑視民族傳統，崇拜外国，盲目模仿西欧的人表示了极大的憎恶。可是，他用来对抗这种数典忘祖的西欧派观点的，却是鼓吹反动倒退的斯拉夫派思想，他所歌

頌的优秀民族傳統就是放棄斗争，宣揚宗教的順从，來“拯救”俄罗斯人民。他謬托知己地提到別林斯基的名字，這不是對別林斯基的贊揚，却宁可說是對別林斯基的莫大的污辱。他在早期虽然受到过別林斯基的鼓勵和幫助，但是自从四十年代以后，他就因为意見不合，和別林斯基等进步的陣營分道揚鑣了。事实上，他这时候早已是革命民主主义派的敌人了。

在我国，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譯成中文的已經不少，但他直接发表議論的游記散文却还没有看到过。譯这本小書的目的，就在于提供关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一些素材，作为更进一步探討这个作家的思想和作品时的參攷。

譯者

统一书号: 10019·1675

定 价: 0.28 元

## 第一章 代序

朋友們，已經有好几个月了，你們慫恿我赶快把我的外国印象記写出来，却不知道你們这样一請求，倒使我进退两难，无所适从了。我能給你們写些什么？我能讲些什么新鮮的、大家不知道的、还没有讲过的东西？我們俄国人（至少是讀讀报章杂志的人），誰不認識欧洲比認識俄国加倍清楚呢？我在这里用上“加倍”这两个字，只是由于顾到礼貌的緣故，实际恐怕是十倍清楚。并且，除了这些一般的考虑之外，你們一定知道，我没有什么特別可讲的，尤其不会有条有理地叙述，因为我自己就没有有条有理地看見什么，即使看見了什么，也没有来得及仔細看。我到过柏林、德勒斯頓、威斯巴登、巴登-巴登、科隆、巴黎、倫敦、琉森、日内瓦、热那亚、佛罗棧斯、米兰、威尼斯、維也納，有些地方我还到过两次，而这整段旅程我是在恰恰两个半月当中走完的！在两个半月当中走了这么許多路，难道能够把随便什么东西都看个仔細嗎？你們記得，我还在彼得堡的时候，就預先拟定了旅行日程。我一次也没有到过外国；几乎从很早的幼年起，我就一心



想作此壮游，那时我还不識字，在漫长的冬夜，張嘴呆望，又惊又喜，傾听父母就寝前讀拉德克里夫<sup>①</sup>的小說，使我睡着时发起热病来，尽說梦話。終于在我四十岁的时候偿了夙願，动身出国了。当然，我不仅想尽量多看，而且甚至想看到一切，尽管期限短促，也一定要看到一切。并且，我絕对无法冷靜地选择地点。老天爷，我对这次旅行期待得多么殷切啊！我想：“就算我不能看仔細也无所謂，可是我要看到一切，什么地方都到一到；这看到的一切必須构成一个完整的印象，一个总的全景。整个‘神圣奇迹之国’<sup>②</sup>鳥瞰图似的驀地映現在我的眼前，就像从遙远的山頂望見乐土一样<sup>③</sup>。总之，我要得到一种新的、不可思議的、强烈的印象。”我現在坐在家里，回想起我夏天的游历，我最悔恨的是什么呢？不是悔恨我什么都沒有仔細看清楚，而是悔恨我什么地方都到过了，可是，举例說，却偏偏沒有到过羅馬。在羅馬，我也許又会把羅馬教皇错过了……总而言之，我被渴求新事物，变动地点，获得一般的、綜合的、全景的、透視的印象的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侵襲了。我这样对你們說明之后，你們还期望我些什么呢？我能讲給你們听些什么？描写些什么？全

---

① 拉德克里夫（1764—1823），英国专写神怪小說的通俗女作家。

② 系指欧洲。

③ 典故出于《聖經》：摩西登高山望見迦南。《聖經》上称迦南为乐土，其地約相当于今之巴勒斯坦。

景，透視？鳥瞰圖之類的東西？可是，你們大概首先就會對我說，我凌空高飛，不着邊際。何況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凭良心做事的人，我絲毫不想撒謊，即使作為一個旅行家說些海外奇談也不願意。縱然我不過給你們描寫和敘述一個全景，我也一定會撒謊，甚至不是因為我是一個旅行家，而是干脆因為處于我的境遇不得不撒謊。你們自己判斷吧：舉例說，柏林給了我十分冷酷的印象，我在那里一共只待了一晝夜。可是，我現在知道我錯怪了柏林，我不能肯定地斷言柏林給了我冷酷的印象。至少是冷酷中帶些甜蜜，却不光是冷酷。我的致命的錯誤怎麼會產生的呢？完全是因為我，一個患肝臟病的病人，冒着雨和霧坐火車疾馳了兩晝夜才到達柏林，到了柏林之後，尚未睡足，臉色憔悴，疲倦而又虛弱，忽然一眼看到柏林和彼得堡非常相像。同樣筆直的街道，同樣的氣味，同樣的……（然而，相似之點是无法一一列舉的！）我心里想：真該死，我的天，二晝夜在火車里坐得腰酸背痛，就為了來看這些我剛剛離開的一模一樣的東西，這值得嗎？我連道旁的菩提樹也不喜歡，而柏林人為了保護這些樹木情願犧牲他們一切最貴重的東西，甚至也許犧牲他們的憲法；在柏林人看來，有什麼東西比憲法更可貴的呢①？並且，所有的柏林人無例外地保持着這麼多德國人的氣質，因此

---

① 這是一句含有譏諷意味的反話。一八六二年普魯士政府違反憲法，通過了軍事預算案，當時一部分議員僅在口頭上提出抗議。

我甚至不敢去参观一下考尔巴赫<sup>①</sup>的湿壁画（这真糟糕！）就赶快悄然离开，到德勒斯頓去了，心里怀着强烈的信心，以为必须摸熟德国人的脾气才行，在沒有摸熟脾气之前，和他們許多人在一起相处是很叫人受不了的。而在德勒斯頓，我甚至得罪了德国女人：我一走到街上就忽然觉得，再沒有比德勒斯頓女人更令人厌恶的了，即使是爱情詩人甫謝伏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sup>②</sup>，最有自信、最快乐的俄国詩人，到了这里也会茫然若失，也許連自己的使命都要怀疑起来。当然，我立刻感觉到，我是在胡說八道，他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的。过了两个钟头，我一切都明白过来了：回到旅館的房間里，对着鏡子伸出舌头，我确信我对于德勒斯頓女人的判断簡直是最卑污的毀謗。我的舌苔是黄色的，証明是有病的……“难道人，万物之灵，竟是这样依赖于自己的肝臟嗎？多么卑賤啊！”我怀着这种聊以自慰的想法动身到科隆去。老实說，我本来对大教堂期望很是殷切，我还在学习建筑的青年时代就怀着敬意描画过它。我回来再經過科隆，也就是說，过了一个月之后，当我从巴黎回来，第二次看到大教堂的时候，我簡直想“跪下来請求它的寬恕”，因为我第一次沒有能够理解它的美，正像卡拉姆

---

① 考尔巴赫(1805—1874)，德国画家。

② 克列斯托夫斯基(1840—1895)，当时的一个二三流的詩人。

辛<sup>①</sup>怀着同样的目的对莱茵河的瀑布下跪一样。話虽如此，在这第一次，大教堂却完全不合我的意：我觉得这只是花边，花边，除了花边沒有别的，只是形同一个放在办公桌上的吸墨紙压板似的七十俄丈高的飾物。“沒有富丽堂皇的气魄”我断定說，正像往年我們的老爷爷們对普希金的看法一样：“写得太輕巧，沒有什么高超的文体。”我猜想造成我这初次印象的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香水。让-瑪丽亚·法林那<sup>②</sup>就在大教堂的旁边，不管你耽擱在哪一家旅館，不管你的心情如何，也不管你怎样躲开你的敌人；特别是躲开让-瑪丽亚·法林那，可是，它的老顾客一定会找到你，对你說：“香水 ou la vie！”<sup>③</sup>——二者之中任擇其一，实际等于是沒有选择。我不能确切地断言，他們大声喊叫的是不是这几个字：“香水 ou la vie！”可是誰知道呢——也許就是这样的。我記得，我当时老是觉得听见这样的声音。使我恼怒而产生不公正的判断的第二个情况是新筑的科隆桥。桥当然好得很，这个城市很有理由把它引为驕傲，可是，我觉得未免过于驕傲了。不用說，我立刻对这一点生起气来。此外，站在这奇妙卓

① 卡拉姆辛(1766—1826)，历史家和文学家。前面的一句話是从他的書簡中引出的。

② 一家著名的化妆品商店的店号。店主为意大利人，名字就叫讓-瑪丽亚·法林那。

③ 法語：或生命。“香水或生命”是一种香水的名称，此处系譏諷那种夸張的商业宣傳，过甚其詞地把“香水”和“生命”并提。

絕的桥的入口处收錢的管事人不應該用这样一副臉色來向我收取合理的通行稅，好像他是為了一桩什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的過失對我課以罰款似的。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可是我覺得，德國人太妄自尊大了。“他一定猜出我是個外國人，並且是個俄國人，”我想。至少，他的眼睛幾乎好像是在說：“你看到了我們的橋沒有，可憐的俄國人，——那麼，你在這條橋前面，在每一個德國人前面，好比是一條蛆蟲，因為你那里沒有這麼一座漂亮的橋。”你們都會同意這是很叫人難受的。當然，德國人可沒有這樣說，甚至也許想都沒有想到，可是反正一樣：我當時相信，這些話正是他想說的，所以我忍不住勃然大怒起來。“見他的鬼，”我想，“我們也發明過茶炊……我們有雜誌……我們製造第一流的东西……我們……”總之，我生了老大的氣，買了一瓶香水（這可再也推辭不掉了），立刻奔向巴黎，希望法國人要親熱和有趣味得多。現在你們自己判斷吧！如果我能克制自己一下，在柏林不是住一天，而是住上一星期，在德勒斯頓也是如此，在科隆耽擱三天，少說是兩天，我一定會用另外一種眼光把同樣的东西再看上第二遍，第三遍，對它們就會有較好的理解。連陽光，最簡單的陽光，在這裡也有很大的關係：如果它像我第二次來到科隆城時那樣照耀着大教堂，建築物一定會在我的眼前顯出莊嚴的本相，不會像在那個陰霾瀰漫、甚至細雨紛飛的早晨似的，只能挑逗我的被傷害的

爱国心发作起来。然而，决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爱国心只在坏天气的时候才会发作。这样，我的朋友；你们理会的：在两个半月里面，不可能毫厘不爽地看清楚一切，我是无法提供你们最正确的知识的。我有时不由得必须说些假话，所以……

可是，你们打断我说下去。你们说，这一次你们不需要正确的知识，必要时你们会在莱哈德的游览指南中找到它的，恰恰相反，如果每一个旅行家追求的不是绝对的准确（那是他几乎永远无法达到的），而是真诚，有时不害怕披历个人的印象或经历，即使对他的盛名无所增益也毫不忌憚，并且也不去参考著名权威的著作，查对自己的结论，这可也完全不是一件坏事。总而言之，你们要我讲的是自己的观察所得，只要这些印象是真诚的就行。

“啊！”我喊道，“那么，你们要的只是闲扯淡，轻松的特写，走马看花的个人印象。”这很合我的意，立刻就去看我的笔记本。我要尽可能做到真诚。不过要请你们记住一点，我现在给你们写的，可能混杂着许多错误。当然，不会全部都是错误。譬如说，巴黎有圣母院和巴尔·马比尔<sup>①</sup>，这些事实就不会有错误。特别是后一事实，所有写文章记述巴黎的俄国人都加以证实，所以几乎再也不能怀疑了。我在这一点上也也许不会弄错，虽然我也不

---

① 巴黎的一个娱乐场。

能严格地保证。有人說，到了羅馬而不看到圣彼得大教堂是不可能的。那么你們想吧：我到过倫敦，可是就沒有看見圣保罗。真的沒有看見。沒有看見圣保罗大教堂。当然，圣彼得和圣保罗是有差別的，可是对于一个旅行家說来，这毕竟是不大好。这就是对我的盛名无所补益的第一件经历（就是說，我大概是在二百俄丈以外远远的望見了，但我匆匆忙忙正要赶到班頓維勒去，所以就交臂失之）。但是，言归正傳。你們知道不知道：我可不仅老是在路上奔馳，鳥瞰图式地看些东西（鳥瞰图式地看东西并不等于睥睨傲視。这是一个建筑学术語，你們知道）。除了八天在倫敦度过外，我整整一个月住在巴黎。我現在就来給你們写些巴黎的事情，因为無論如何我对它看得比圣保罗教堂或者德勒斯頓女人仔細些。那么我就开始吧。

## 第二章 在火車上

“法国人沒有理性，他們认为有了理性对于自己是最大的不幸。”这几句話还是馮維辛<sup>①</sup>在上世紀写的，我的天，他想必是多么高兴地写下这句话啊。我敢打賭，他琢

---

① 馮維辛(1745—1792)，俄罗斯諷刺喜剧之父，曾写过《纨绔少年》、《旅长》等作品。

磨这句话的时候一定心滿意足，感到通体舒暢。誰知道呢，也許，馮維辛之后，一連过了两三代，我們所有的人，讀到这一句話时还是不无若干喜悅的。所有这一类形容外国人的句子，即使我們今天遇到了，对于我們俄国人也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快感。不用說，这种感情只是隱隱約約的，有时甚至对自己也是若隱若現的。这里可以感觉到一种对失败的过去的复仇心理。这种心理恐怕是不好的，但我总相信，它几乎在我們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当然，如果有人猜疑我們有这种心理，我們會和他爭吵起来，并且决不是装假，但無論如何，我还是认为，別林斯基在这个意义上說来也是一个隱藏的斯拉夫派。我記得三十年前我認識別林斯基时的情形，我記得那时这一批人怀着甚至达到古怪程度的敬仰心情迷醉着西方，主要是迷醉着法国。当时法国是最时髦的——那时是一八四六年。例如，人們倒不是崇拜乔治·桑、蒲魯东等等，或者尊敬路易·白朗、勒德留-罗兰等等。不，受到重視的乾脆是一些乾癟萎縮的家伙、鬮茸无能之輩，等到日后用到他們时，他們就借故推托，畏縮不前。这些人还被期待着将来为人类服务，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来。人們用特别的敬畏的低語声讲到他們中間的有些人……怎么說呢？我在一生中还沒有遇到过一个比別林斯基更热情的俄国人，虽然在他之前只有一个察达耶夫<sup>①</sup>曾經十分大胆地、有时像他一样盲目地对許多我們本国的东西表示



憤慨，显然是蔑視一切俄国的东西。我根据某些理由，現在領悟并且想起了这一切。这么說来，誰知道呢，也許馮維辛的这句话連別林斯基有时也觉得不是怎么带有諷刺性的。有这样的時候，連最体面、甚至最合理的监护<sup>②</sup>也不很惹人喜欢呢。啊，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別以为爱祖国就得詬罵外国人，并且一口咬定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完全不这么想，也不打算这么想，甚至恰恰相反……只可惜我現在沒有工夫再解釋得清楚些。

順便說一說：你們不会认为我把巴黎擱在一边而来讲起俄国文学吧？我在写一篇批評論文吧？不，我写了这些话，只是因为无事可做罢了。

根据我的筆記本，我現在應該是坐在火車里，准备明天到达艾德庫能，也就是接受第一次的外国印象，有时甚至我的心都觉得怦然一跳。我这回終于可以看到欧洲啦，我，徒劳无益地梦想欧洲几乎已有四十年之久，从十六岁起，就非常认真地，像涅克拉索夫詩里的別洛比雅特金一样，

想奔往瑞士，——

但並沒有去成，而今天，我終于进入“神圣奇迹之国”，进入我如此长时期寄与苦恼和期待，寄与坚忍不拔的信仰

① 察达耶夫(1794—1856)曾在《望遠鏡》杂志上发表《哲学書簡》，把俄国农奴制攻击得体无完肤，《望遠鏡》因之被查封了。

② “监护”二字指西欧的影响。